

乌苏天气乌苏心情,傍晚时分回到家,尘满面,心如麻。手忙脚乱打开微信,应酬四海之内众兄弟。今日奇异,南方友人默默无言发过来几帧照片,第一帧还好,是两位长衫旗袍的评弹演员,一男一女,于空落落的会议厅里,温书热身,仿佛即将登台的样子,是拿会议厅当了后台。会议厅空阔,照片镜头拉得很远,看着,有一种华丽底下的孤单凄凉。倒也罢了。第二帧,就吃不消了。一位玄色长衫的中年男,自然亦是评弹演员,立在门里,神色匆匆地,在翻阅手机。照片从虚开的门里远远偷拍得来,窥视得紧密。让我心跳如鼓的,是这一位,不是别人,是秦建国先生,上海评弹团团长,我偶像,当代评弹巅峰,上海版帕瓦罗蒂。急徵友人,在哪里啊,友人忙着听戏,惜墨如金微回来三个字,演出中。害我一晚上,不离手地捧着手机,动不动打开,瞻仰一下我偶像的私密小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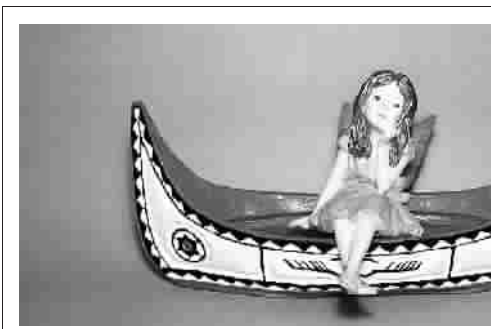
混到深夜,心思困倦,想要睡了,手机蓦然疯响起来,陌生电话号码,大约不是保险公司就是地产中介,还是慈悲地捞起来接了。电话里的男人,中气十足,声若洪钟,半夜了,还如此满血,真真厉害。跟一切骚扰电话一样,谨慎核对清楚你叫什么名字之后,一个急转弯,朗声讲,我是上海评弹团秦建国,以下省略三千字。跟我偶像泣不成声讲完人生第一通电话,我偶像把电话递给我友人,我们两个老友,隔着千山万水,在电话的两头,彼此你一句我一句地,长长短短笑了又笑,却一个字都说

不上来,真真是,尽在不言中。挂电话之前,友人只跟我说了一句,此地的上海商会,请的他们。我友人是金融专家,绝非评弹知音,却为了我,又胆大心细地偷拍,又努力攀搭我偶像,真真难为伊了。

刚刚挂掉电话,我偶像已经加了我微信,还请我看了《林徽因》。这一夜,我是在云雾里飘过来的。把偶像的私照微给我的出版社编辑看,编辑咬牙切齿跟我讲,哼哼,等秦建国看了依的文章,格么,依就是他的偶像了。

darling,人生最重要的那些事情,好像,都是在这种不期而遇的时刻与地点,没头没脑地,匆匆就发生了一生。

这段,是十年之前写的。到了书场门外,友人排队买票,我站在小小的院落里看野眼。居然一眼就看到了当代最了不起的评弹名家秦建国先生站在院子里,伊的一口蒋调,独步海内,是我无比心仪的偶像。此时此刻,偶像就在面前,我却呆在了太阳底下。我偶像,穿一身咸菜色的夹克,用那副好听得杀人不眨眼的嗓音,在跟人讲事情,手里拎着一只灌满茶水的玻璃瓶,跟马路上所有的上海男人一模一样,家常得让人心碎。伊一边讲话,一边行色匆匆地去开车了,仿佛有急事要奔赴处理。我目不转睛地看住我偶像,坐进半旧的奇瑞车,车技不错



我真想向全世界推荐一首儿歌:《小小世界》(IT'S A SMALL WORLD),虽然这首歌早已唱响全世界。要听这首歌,最好坐上小船,悠悠地划进洛杉矶迪士尼乐园里一个最美丽的所在。曲曲弯弯的两岸,站着全世界的洋娃娃,不,是站满了许许多多的洋娃娃代表了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他们三五成群地用甜密的童声一遍又一遍唱着同一首歌:《小小世界》——这是一个笑声的世界,这是一个泪水的世界,这是一个希望的世界,这是一个恐惧的世界,是时候了,我们知道有这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分享,毕竟这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世上只有一个月亮和一个金色的太阳,微笑对每一个人都意味着友谊,虽然高山林立大海宽广,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世界

地倒车,从那么狭窄的院子里,活生生把奇瑞倒出来,开上南京西路。望着绝尘而去的偶像背影,我满怀的惆怅久久无法消遣。这段是去年写的。

晚夏的夜晚,去听戏,秦建国先生和盛小云先生的一折戏。秦先生是上海评弹团团长,盛先生是苏州评弹团团长,还是苏州评弹学校校长,秦盛拼档,佳美赛过双酿团。围棋界有江铸久芮乃伟夫妇,人称十八段伉俪,格么,秦盛两位先生,是评弹界的双酿佳团了。

戏是一折西游记《白虎岭遇妖》,盛先生的白骨精,扮成新寡少妇寂寞人家,遇着了秦先生一根筋西天取经的白胖唐僧,挖空心思想留住唐僧拜堂成亲,唐僧被这位女菩萨纠缠到苦海无边。盛先生一

句递一句倾心挽留唐僧,温婉娇软,妖滴滴,殷切切,端美丽,恩威并施,一句空有良田千万顷,真真清妖妩媚人间无两。秦先生人到中年,十分拿手完美呈现唐僧许仙这一路的经典废男,分寸极好,不吃力,不炫技,双酿团功力真真绝顶。戏至最后,盛先生终于未能如愿将秦先生酱麻油蘸蘸吃到肚皮里,戏迷如我,亦可以放心回家了。

古调 (七绝) 朱英磊

古调悠悠松月间, 清泉岩滴拨心弦。
高山流水知音在, 可叹今人多不弹。
缘起: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真诚以待、循循善诱……乃中华民族之美德,亦是我党之优良传统,并以此赢得人心。然现今一些干部不循此道,令人堪忧,遂作。

今年1月26日《环球时报》刊登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中国发明了足球吗?》,谁都知道当今中国足球,一般指中国男足,踢得是屡战屡败,不断伤了球迷和国人的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领导中国体育的万里老人在和棋圣聂卫平打桥牌时曾说:本世纪他们根本冲不出亚洲,更谈不上打入足球世界强国了!同时,万老对时任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还指出:“女孩子还有希望不如花些力量抓住她们,因为中国妇女是世界最能吃苦和聪明的妇女!”聂年两位名人都“佩服这位体育领导人的真知灼见”。

1987年我从北京武警总队转业到国家体委宣传司对外宣传出版处任处长,我突然接到吴重远司长指示让我带两名英国媒体BBC记者去河南采访。说是有汉代石刻记载有原始足球图像。实际这个“蹴”字和“球”,还可追溯到最少四万年前我国许家窑遗址中考古发现的“石球”,这应是最早的原始人击伤野兽的圆形滚动工具。后期进一步发展为“镂空”的陶制球”,可以足手抛扔踢滚起来。最

早“蹴鞠”两字可见司马迁《史记》中“扁鹊苍公列传”。

我生平第一次单枪匹马陪同外国人去采访原始的足球石刻任务,组织上这样信任我,不得有任何马虎。我处报告国际司批准,再发函给省外办和省体委;我再持介绍信买软卧票,我决定干脆包了一个四人卧铺间,因为外宾带有全套摄影器材,再加上我们三人行行李,一个单间也是为了确保外宾人员安全而为。

我们先到郑州市,再在当地体委陪同下驱车去约40公里的密县。记得当时还有农户住宅附近的汉代墓穴中,果然发现了一幅模糊的应是西汉时期的两个古人赤膊上身的画面。镁光灯一打,依稀可辨人像中残留朱膘(砂)、石绿、石墨等矿物质颜料。同时还有许多壁画和“减底阴刻”技法的人物、动植物石刻;尤其是此地一块《制作豆腐工艺》图,已被认为是国内唯一豆腐石刻。两个老外左右上下拍摄,我也很高兴点火就打响了,英国体育部门有关足球的情报也够准确了。

第二天马不停蹄奔向南阳市石刻馆,据说那里也有蹴鞠图。当时火车很慢,到天黑才赶到了著名的南阳郡。第三天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早早吃了鸡蛋馍(一种白面薄饼)喝了小米白薯粥(给外宾要了两杯热牛奶和咖啡)。石像馆不小,据说民国时期就建

形成的糖化血红蛋白便多了些,反之,某日活动多了些,这糖化血红蛋白也就少了些。但一份血测出的糖化血红蛋白却代表了这两个月血糖高低的总体趋势,因此能更宏观地反映糖代谢的情况。

如今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已经逐步普及。正常人糖化血红蛋白含量应不超过6.4%,糖尿病人多在7%以上。研究表明糖尿病人的糖化血红蛋白,每增高一个百分点,其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如心梗、中风之类)的概率将增加15%~18%。使糖尿病人的糖化血红蛋白含量正常,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糖尿病控制的“金标准”。

对病情较为稳定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关注糖化血红蛋白的含量比关注血糖的高低更重要。

第二天下马不停蹄奔向南阳市石刻馆,据说那里也有蹴鞠图。当时火车很慢,到天黑才赶到了著名的南阳郡。第三天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早早吃了鸡蛋馍(一种白面薄饼)喝了小米白薯粥(给外宾要了两杯热牛奶和咖啡)。石像馆不小,据说民国时期就建

形成的糖化血红蛋白便多了些,反之,某日活动多了些,这糖化血红蛋白也就少了些。但一份血测出的糖化血红蛋白却代表了这两个月血糖高低的总体趋势,因此能更宏观地反映糖代谢的情况。

如今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已经逐步普及。正常人糖化血红蛋白含量应不超过6.4%,糖尿病人多在7%以上。研究表明糖尿病人的糖化血红蛋白,每增高一个百分点,其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如心梗、中风之类)的概率将增加15%~18%。使糖尿病人的糖化血红蛋白含量正常,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糖尿病控制的“金标准”。

对病情较为稳定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关注糖化血红蛋白的含量比关注血糖的高低更重要。

第二天下马不停蹄奔向南阳市石刻馆,据说那里也有蹴鞠图。当时火车很慢,到天黑才赶到了著名的南阳郡。第三天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早早吃了鸡蛋馍(一种白面薄饼)喝了小米白薯粥(给外宾要了两杯热牛奶和咖啡)。石像馆不小,据说民国时期就建

形成的糖化血红蛋白便多了些,反之,某日活动多了些,这糖化血红蛋白也就少了些。但一份血测出的糖化血红蛋白却代表了这两个月血糖高低的总体趋势,因此能更宏观地反映糖代谢的情况。

如今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已经逐步普及。正常人糖化血红蛋白含量应不超过6.4%,糖尿病人多在7%以上。研究表明糖尿病人的糖化血红蛋白,每增高一个百分点,其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如心梗、中风之类)的概率将增加15%~18%。使糖尿病人的糖化血红蛋白含量正常,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糖尿病控制的“金标准”。

对病情较为稳定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关注糖化血红蛋白的含量比关注血糖的高低更重要。

第二天下马不停蹄奔向南阳市石刻馆,据说那里也有蹴鞠图。当时火车很慢,到天黑才赶到了著名的南阳郡。第三天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早早吃了鸡蛋馍(一种白面薄饼)喝了小米白薯粥(给外宾要了两杯热牛奶和咖啡)。石像馆不小,据说民国时期就建



过石像馆,有近千平方米,各种人物、花卉、动物、石刻像都是东西汉的。体育史学专家唐豪(1896-1959)根据甲骨文卜辞中的字形,还首先提出过蹴鞠是起源于殷商时期,他认为龟片甲骨文此字上半“〇”形是代表球,下半为足字的图形为蹴舞。我曾认识的徐州体育史学家刘秉果教授,在1988年就指出过,汉朝人善踢球,作为当时仅能记录的石刻艺术,必有记载;所以我们中外一行在多人协助指导下不难寻找出几块单人、双人和几人的蹴鞠图。老外记者一心要拍此石刻足球图,其他珍贵汉刻他俩不过是一拍而过,大家乐呵呵地“OK”加“Thank you”了。说到南阳石刻,不得不想到西汉大将霍去病。17岁便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封地在南阳境内。霍去病除了能打仗,还有个著名的爱好,就是踢球。《史记》

中说,“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就是这样大无畏的英雄21岁的霍去病和卫青各领五万骑兵出塞征战,他在大军缺粮的情况下,仍然带兵垒门踢球,足见瘾有多大。踢球是可以提振士气,但饿着肚子还空耗了体力,霍去病也曾遭当时文人诟病“贵不省士”。

中国人远在2000年前已开始了最原始的足球,到宋朝可以说是中国足球的鼎盛时期。蹴鞠活动十分普及。宋代从皇宫内院到平民家庭,都以蹴鞠为乐。元代大画家钱选绘就了《宋太祖蹴鞠图》,描写出宋太祖赵匡胤与赵炅、赵普等人踢球的场面。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首都是在河南东京汴梁城(今开封)提倡蹴鞠并在宋代使之走向了繁荣时代。到了宋徽宗(赵佶),重用了游手好闲的高俅,仅凭他高超球技就得升为殿帅府太尉。

辽金之时蹴鞠是朝廷节庆,“皇帝生辰,乐次。……酒六行,箏独弹,筑球。”现藏国家历史博物馆和湖南博物馆有两块足球纹铜镜,镜面背面的浮雕就是一对男女对踢,这就有点女性专门陪人踢球的艺妓而不是普通妇女。

到了清代,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满族人曾将其滑冰结合起来,出现了“冰上蹴鞠”的运动形式。清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现代足球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蹴鞠活动基本被欧洲的现代足球取代,而踢毽子作为“蹴鞠之遗事”,而在民间得以延续与发展。

毋庸置疑是,我们并盛行祖先的智慧神武使足球诞生于中国。



八大人山人1696年画的《荷鸭图》及同年画的《桃实双禽图》都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前者,荷塘里,一鸭妈妈与一鸭宝宝隔水相望。后者,桃树一上鸟妈妈与树下石头上的一鸟宝宝相互对视。似乎能听到两幅画里母与子之间的一呼一应。有呼有应,才能称得上一幅和谐的画。季节也是相呼应的,如“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童年的梦想,老来实现了,也是呼应中的一种吧。

八大人山人1696年画的《荷鸭图》及同年画的《桃实双禽图》都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前者,荷塘里,一鸭妈妈与一鸭宝宝隔水相望。后者,桃树一上鸟妈妈与树下石头上的一鸟宝宝相互对视。似乎能听到两幅画里母与子之间的一呼一应。有呼有应,才能称得上一幅和谐的画。季节也是相呼应的,如“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童年的梦想,老来实现了,也是呼应中的一种吧。